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

郭沫若 作品经典

第2卷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戏 剧



卓文君

人 物

卓文君——二十四岁。

红 箫——文君之侍婢，二十岁。

卓王孙——文君之父，四十岁以上。

程 郑——文君之舅，四十岁以上。

临邛县令王吉——相如之友，三十四五岁。

司马相如——三十岁。

此外文君之弟、妹各一人，

苍头周大（四十岁）及家僮秦二
（二十一、二岁）。

时 间

汉武帝初年。

地 点

西蜀临邛县城外。

第一景

池水，月光，池畔四面有假山林木围绕，屋脊亭瓴自山后耸出。

右手临池楼房一座，额题“漾虚楼”三字，窗轩敞豁；下有游廊，隔墙有圆门一道，与右院通。院落不可见。

楼房中有竹制桌椅诸事；临池诸面，有栏可凭眺。

林中多木莲，花正开。

卓文君与侍女红箫从侧门走上。

红 箫 哦，好月亮呀！甚么都象嵌在水晶石里一样！

卓文君 今晚上怕不早了吧？

红 箫 月儿已经在天心了。……

卓文君 怎么还不听见弹琴呢？

红 箫 两个心中一轮月，你的心中有他，不知道他的心中有你不呢？

卓文君 啊哈，你又在调弄人！（以手欲扑红箫。）

红箫奔驰上楼，卓文君随后。二人在楼上追逐，最后红箫跪地求饶。

红 箫 姐姐，你饶了我吧！你饶了我吧！

卓文君 噯哟，你这没志气的磕头虫！说时顺口，说后顿首；我如果打了你，也要污了我的贵手。

红 箫 (愤愤然起，偃凭正面凭栏上) 喂哟哟，你们小姐姑娘们，真是高贵，真是有志气，……你有志气为甚么事事都要求教我们丫头呢？

卓文君 啊，你生气了，你不要生气。(抚摩其肩。)

红 箫 我们做丫头子的人那敢生气哟，我们是没有气的垫脚凳呢！

卓文君 啊，你别生气，怪我说顺了口。——木莲花香得很呢！

红 箫 唉，香得很，是特别为小姐姑娘们香的。

卓文君 你老是生气，请你打我出口气罢！（跪下）红箫姑娘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打我这个顿首的丫头！

红 箫 (嗤然发笑) 你这真是有志气呢！

卓文君 我就是没有志气了，喂，我如果有志气，早就逃出了这座水晶石的囚牢了。

红 箫 (扶卓文君起) 你听，好象在弹琴呢！

卓文君 (与红箫并肩坐) 你别诳我，我没听见什么。啊啊，木莲花的香气真好，我一闻着这股香气，就好象隔了一世人生的一样。

红 箫 你往年一闻见木莲花香，不是便要昏倒的吗？

卓文君 你不说我倒完全忘了。咳，真是使人伤心的木莲花呢！

红 箫 为甚么又伤心呢？

卓文君 红箫，你忘记了吗？

红 箫 忘记了甚么？

卓文君 四年前我出阁的时候，不是正当这木莲开花的时候吗？在出阁的前一夜，我们两人不是在这漾虚楼上，在这木莲花的香气里面哭昏过一次吗？

红 箫 哇，是的，我记起来了。那时还是我的不是，我打听得

程家姑爷是目不识丁的人，我不该立地告诉了你，你那时还想自杀过呢。

卓文君 我本来是欢喜木莲花的。我喜欢它那洁白的花瓣，翡翠般的绿叶，浓烈的香气。但是我自从出阁以后，我一闻着它的香气，我便要晕倒了。

红 箫 今年却是好了。

卓文君 我不知道是甚么缘故。自从前几天你告诉我，说这儿可以听见他的琴音，我们每晚上便到这里来。我们期待着，倾听着，便把甚么都忘记了。我把我的病也忘记了。我现在闻着这木莲花香，我处女时代纯洁的前生又好象苏活转来了的一样。但是我不晓得是甚么缘故呢。

红 箫 怕是程家姑爷死了的缘故吧？

卓文君 怎么还不听见琴音呢？快要到三更了。

红 箫 连二更都还没有打。

沉默。

卓文君 你听，不是琴音吗？

红 箫 ……不是，是风在竹林里吹。

卓文君 是从下方来的。

红 箫 ……是水在把月亮摇动。

卓文君 是从远方来的。

红 箫 ……不是，不是，甚么音息也没有。啼饥的猫头鹰也没有，吠月的犬声也没有。……

卓文君 啊，没有。真的甚么也没有。是我的耳朵在作弄人了。

沉默。

远处更声二起。

红 箫 姐姐，你听，才打二更。

卓文君 啊，真的才打二更。我还怕他生了病呢。

红 箫 姐姐，你怕他生病，他倒真的是有病的人。我听说他正是因为有病才从梁国^①回来的。

卓文君 啊，是甚么病呢？

红 箫 是文人害的忧郁病吧？是月儿害的消瘦病吧？他天天晚晚高兴着弹琴，他又时常骑着白马在官马大道上跑，想来也不会有甚么沉重的病症的。但是月亮一天一天地丰满了起来，却又一天一天地消瘦了下去。说不出病源，只怕是太孤单了的缘故吧！

卓文君 好新鲜的医案，你可算是女扁鹊了。

红 箫 要姐姐才是呢！

卓文君 你又来了。——我记得从前读他的《子虚赋》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是个古人；不想出他才是我们西蜀的人，更不想出在这临邛地方我们在呼吸着的浩气中，他也在呼吸。啊，我们真是幸福！我们这偏僻的西蜀出了他那样的一位天才。他将来是要同屈灵均、贾太傅们在文学史上争光的。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呢。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，不要象屈原、贾谊一样，不得终其天年。

红 箫 姐姐，其实他是不会死的。他是永远不会死的。你不是才说他要在文学史上与屈原、贾谊争光吗？

卓文君 但是呢，红箫！我不知道是甚么缘故，这天地间总有许多不合理的事情。有许多无足轻重的人，他们在世间上偏偏能够富贵寿考；凡是稍有天赋的人，总要为贫病忧患所苦。

① 汉文帝少子梁孝王刘武的封地，治所在今河南商丘。

红 箫 那是不可抵抗的运命呢。

卓文君 我所不能了解的就是这天地之间，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合理的、不可抵抗的运命！——就如我自己……啊，也是太为这黑暗的运命所播弄了！……我听从父亲的命令嫁了程家……啊，我如今就好象成了个破了的花瓶一样……（掩泣。）

红 箫 姐姐，……姐姐，……

卓文君 红箫，你是晓得的，我是不想再回程家去的了，我不想再和那老禽兽相见了！

红 箫 姐姐，你不回去就好了，如今你成了自由之身，也要算是不幸中之幸呢。

卓文君 唉，普天下的儿女，都是做父母的把他们误了！

红 箫 恐怕也不尽然吧！

卓文君 为甚么？

红 箫 我不说。

卓文君 你说吧，说了有甚么要紧？

红 箫 说了我怕你生气。

卓文君 我决不会生气，你说吧。

红 箫 那么，我说……

卓文君 为甚么要说又不说呢？

红 箫 姐姐，你真的不生气吗？

卓文君 我是决不生气的，我的红箫呀！

红 箫 姐姐，我觉得说被父母误了的儿女，多半是把父母误了的。自己的运命为甚么自己不去开拓，要使为父母的，都成为蹂躏儿女的恶人？象我这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我倒比姐姐们少费得一番心力，我的运命要由我自己作主，要

永远永远由我自己作主。我服侍了姐姐多年，正因为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你不把奴婢待我，所以我也就觉得和你是姊妹一样。不然，我早……

卓文君 啊，红箫，你别说了。你的话是很好的教训。你从今后是我的老师，我要永远服从你的指导。

红 箫 姐姐，你总是这样！你一谦虚起来，又要令人难受。我认为各人的运命，是该各人自己去开拓的，别人不能指导，也无从指导。姐姐，如今又有一个很大的运命的试验，逼到你眼前来了！姐姐，你看这短笺上写的是甚么？（自怀中取短笺一纸授卓文君。）

卓文君 （捧就月光中念出）

凤兮凤兮归故乡，
遨游四海求其凰。
室迩人遐毒我肠，
何由交接为鸳鸯？

凤兮凤兮从凰栖，
愿托子尾永为妃。
交情通体必和谐，
中夜相从别有谁？

红箫，你这是从甚么地方得来的？

红 箫 是方才秦二交给我的。他刚才对我说，他清早进城的时候，路过都亭，便遇着那位司马长卿先生。司马先生问他，前几天我们家有琴音远扬，是谁人弹的？他回答是姐姐。那司马先生便挽留着他，回转身去写了这张短笺，教他回来时，面交给姐姐。他不敢面交给你，便交

给我转交了。

卓文君 啊，他真大胆呢。万一落到父亲手里，不会惹起一场风波吗？

红 箫 姐姐，你到底怎样答复他？

卓文君 你叫我怎样答复呢？这种要求，我是万难答复的。他怎么不向我父亲提说呢？

红 箫 姐姐，你毕竟还是要仰仗父亲。万一父亲不允许呢？

卓文君 ……噢，我终究是个弱者。……你等我，你等我再待一会吧。

红 箫 低声些，有人的脚步声！

二人凝默。

卓文君弟妹二人由侧门走出，妹可十四五，提红灯前行；弟可十岁。

卓 弟 有人在漾虚楼上讲话呢。

卓 妹 ……唔，那是姐姐和红箫了。姐姐，我们甚么地方不曾把你找过呀！

卓文君 你们别跑，看跌在池子里了！

弟、妹上楼，卓弟投入卓文君怀中。

卓 妹 姐姐，爹爹在叫你呢！

卓 弟 白话！白话！是她自己要叫姐姐去教她弹琴。

卓 妹 讨厌的小弟，你才不说白话啦！

卓 弟 你才叫讨厌呢，别人家不说白话，你要说白话。

卓文君 你们不要闹吧，要规矩些，你们先回去，我随后就来。

卓 弟 不，我不回去，我要和姐姐一路。

卓 妹 我一个人也不回去。

卓文君 那么，红箫，请你和妹妹两人先回去吧。

红 箫 好，二小姐，我们先回去吧。

红箫、卓妹下楼。

卓 妹 （涉回廊上）红箫，你们又在楼上听琴吗？

红 箫 我们是在楼上望月。

卓 妹 我晓得的哟，你们这几天晚上，都在这里听琴，一直听到半夜，我是晓得的哟。

红 箫 二小姐，你别到处乱说呢。……

红箫、卓妹由侧门下。

卓文君 爹还没睡吗？

卓 弟 还没呢。

卓文君 你怎么晓得我们在这儿呢？

卓 弟 我们到你房里去找你，找不到。二姐说：你们一定到漾虚楼去了，她说前两夜看见过你们来的。

卓文君 爹爹说过什么话没有？

卓 弟 说是明天要请客呢。

卓文君 请些甚么人呢？

卓 弟 请程姻伯，请王县令，还要请一位……唉，姓两个字的先生。

卓文君 姓两个字的先生？

卓 弟 是呢，说是才到我们这县里不久的呢。我记不起了。

卓文君 啊。要他肯来才好啦！

卓 弟 姐姐你认得他吗？

卓文君 别作声！

舞台左隅有琴声幽扬而起，随后有低抑的男子歌声。姐弟紧相依抱，立楼头谛听。

幕内歌声：

柳影氍毹，

四周如梦，
城上已是二更。
我对着明月鸣琴，
渐自觉魂魄苏醒；
安得那月里姮娥，
前来慰我伶仃！

可怜我落拓半生，
无处把魂魄寄定；
我好象辞枝落叶，
随风四处飘零。

我魂儿已倦游，
身儿又病，
回到故乡来，
故乡——
啊，也是一座愁城！

四处都是愁城？
何处是华胥国境？
几次想，仰我三尺长剑，
令我魂儿飞升！

卓 弟 姐姐，你怎么在流眼泪呢？

卓文君不语。

卓 弟 姐姐，你怎么在发抖呢？你冷吗？

卓文君 啊？……夜深了，冷起来了，我们回去吧。

二人下楼，携手步回廊上。

卓 弟 姐姐，你认得那姓两个字的先生吗？

卓文君 他怕是住在我们这邻近的都亭中的司马先生吧？

卓 弟 是的，是的，是“死马”。很怪的姓啦，死了的马儿！

卓文君 （笑）不是死马，是司马呢！

卓 弟 管他“四马”也好，“五马”也好，姐姐，你怎么认得他呢？

卓文君 我并不认得他，只是晓得他会弹琴……

卓 弟 就跟姐姐一样啦！

卓文君 会做诗赋……

卓 弟 也就跟姐姐一样啦。

卓文君 看着路走，别跌倒了。

卓 弟 姐姐，你听我唱个歌儿给你听，好不？

卓文君 好，你唱吧。

卓 弟 （手舞足蹈唱儿歌）

月光娘娘，

水里梳妆。

影在水中，

身在天上。

水间天上两相望，

一朵白云飞过江。

都朗朗，

都朗朗，

都朗朗朗朗朗，

一朵白云飞过江。

二人同入侧门，余歌在墙内唱。

月光嫂嫂，
水中洗澡。
星星偷看，
嫂嫂心恼。
恼得星星眨眼睛，
一朵白云过江心。
都淋淋，
都淋淋，
都淋淋淋淋淋，
一朵白云过江心。

——幕下